

# 血热 天河



○ 故乡漫忆 ○ 与狼共路 ○ 祖母的教诲 ○ 女儿的少年 ○  
写给妹妹 ○ 向往颠峰 ○ 乡村大道 ○ 长姐 ○ 西夫的关注 ○ 师  
长慧者 ○ 永远的小屋 ○ 珍重待心 ○ 高山仰止 ○ 青春依旧

田祐援 / 著  
XUEREGUANHE  
北方文艺出版社

# 血热关河

X U E R E G U A N H E

田秭援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热关河 / 田秭援著.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1. 1

ISBN 7-5317-1341-1

I. 血… II. 田… III. 中国-当代-随笔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3061 号

### 血 热 关 河

Xue Re Guan He

---

作 者 / 田秭援

责任编辑 / 马合省 梁春芳

封面设计 / 安 璐 张 骏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 850×1168 1/32

印 张 / 8.625

插 页 / 4

字 数 / 200 千

版 次 /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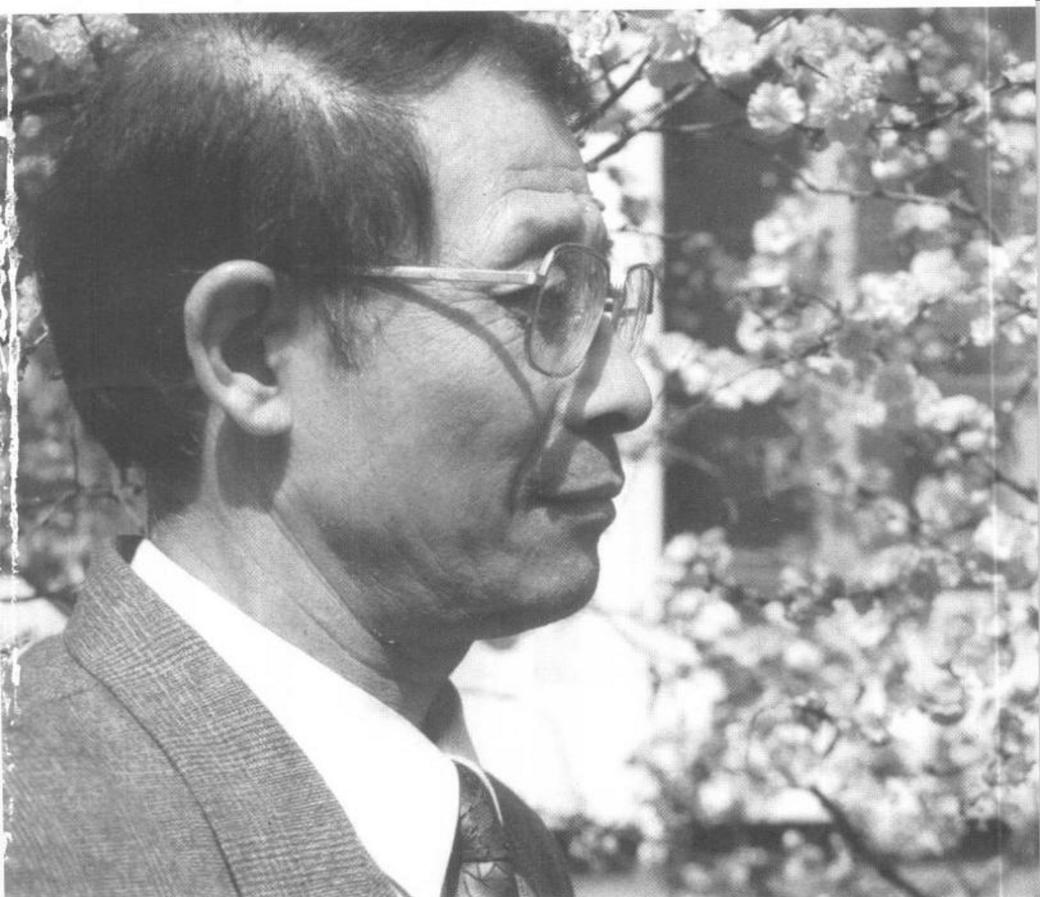
印 次 /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4 000

定 价 / 12.00 元

书 号 / ISBN 7-5317-1341-1/I · 13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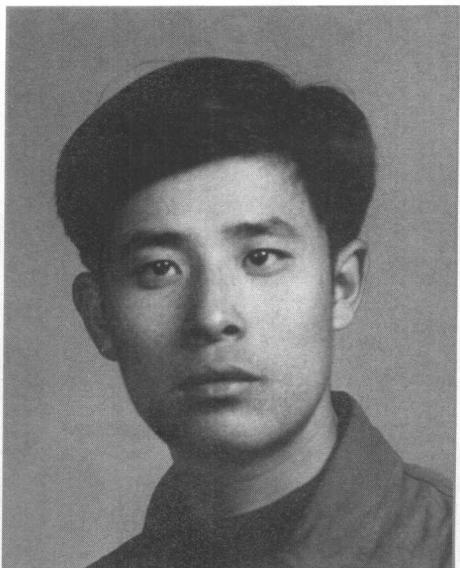
---



田秭援，河北丰南人。五十年代于黑龙江望奎、海伦读完小学、中学，一九六三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学院（现为哈师大）中文系，做过教师、干部。现为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会长，老干部创作委员会联席委员。已出版诗集《梦之花季》、《校园情诗》、《我走近你》、《田秭援爱情诗选》，传记文学《李宗仁传》（合作）等。



与母亲、叔叔



大学时代



与外孙

与妻子、女儿



## 凝重的回声

——田秭援散文集《血热天河》评序

王宝大

一九九一年孟冬，秭援学兄带着他早已步入文学殿堂、但第一批成果初样的激动，兴冲冲地给我送来他的第一本诗集《梦之花季》的初稿，并嘱我给他好好看看。其殷殷之意，我心领神会。因为他知道，我也喜摆弄诗。古人云：“诗不隔”，而诗心更近。

诗，我一首首地读着，内心也积累着颇多感动。同时，对个别诗章又提出了修改意见，甚至不管他同意与否，竟径直动手改了。还稿时，答应一定给他写一个诗评，以志其感其情。可是我当时不知在忙什么，诗评之事终未写成。后来忆起，我总觉得对他欠了一笔心债。真像一种冥冥机缘：有些东西本来握在你手里，但最终却不是你的，令人存憾。

八年过去了，秭援学兄从他的第一本诗集出版始，在短短的时间内，又连续推出两本诗集。而他本人，也在黑龙江省作协会员资格基础上，进而博取中国作协会员证书，其文绩也显矣。作为一个业余作者，他白天忙于分内的繁忙工作，夜晚与节假日牺牲休息时间从事孜孜笔耕，可窥其勤奋与辛劳。但他却从未止息与满足，现在又毅然写完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血热天河》。收文凡五十多篇，辟为五辑，约二十万字。而初稿，又送到了我的面前并说：“此序应该你写。”现在，我再也不敢“握而不得”了。否则，我将有违于我们之间的真诚友谊，更将深深对不起我们共同读过的“沙曼大学”和

那“丰富多彩的中文系”。因为直到现在，我仍在这片深情的学土上生活着、工作着、耕耘着、感受着……。

仍像八年前一样，一篇篇地读，一篇篇地作读后简记，以备切磋之资。只不过，那是诗，这是文，然诗文同理。

读着读着，我的心涌动起来，热血亦开始无边澎湃……

我被他那在人生旅途中经历了许多蹒跚艰辛与痛苦磨难而于内心渐次积淀起来的广泛、厚重、浓郁的人文精神，在现实生活中苦苦品尝与体验善恶世事所酝酿出来、又经提炼与升华最终凝成的真挚、强烈、深刻的情感及其艺术流溢和饱览与吸纳古今中外文学经典之精髓又身经难以想像的创作实践之苦痛所表现出来的平实、质朴、细腻的艺术个性所深深打动与折服。苦哉，秭援；诚哉，秭援；壮哉，秭援！

于是，我的评序，也便自然寻到了逻辑起点。

—

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曾说，苦�能增加人的天性，它使善良的人更加慈善；凶恶的人更加凶险。我的学兄秭援则属于前者。他在人生的旅途上经历了许多蹒跚艰辛与苦痛磨难之后，不是将人性与灵魂变得琐碎、卑下、渺小，而是变得更加纯洁、光明、高尚，最难能可贵的是，在他内心深处渐次积淀为一种广泛、厚重、浓郁的人文精神（或称为人文关怀、人文心态）。当然，人文精神有极宽泛的内涵，他的这种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对万事万物的普遍关注上、对人情事理的强烈追求上、对宇宙存在的衷心感谢上。北岛诗云：“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sup>①</sup>。面对今日世界的纷繁市井大景观，秭援在《血热关河》中所

<sup>①</sup> 北岛：《回答》，见《五人诗选》，作家出版社出版，1986年12月版，第159页。

展示出来的这种博大、宽厚、深广的人文精神是多么弥足珍贵啊。诚然，它绝不是属于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的。它是一个源、一个流、一条河、一面海。而秭援正投入了这个源流与海洋之中。投入了像罗曼·罗兰所说的“以心而伟大的英雄”的行列之中。而它是“推进文明延泽永世的”<sup>①</sup>。

《血热关河》虽是一部散文集，但我们可视为一部片片断断、闪烁着、描绘着作者不同年代特点的自传。作者启笔于一九四七年的南中国海上，止笔于今日。从未“及笄”之年，一直勾勒到“耳顺”之年，其时前后跨越半个多世纪。而他的家也从河北乡下，辗转天津，又途经哈尔滨，北上望奎，后居海伦。其间大起大落，大变大动，由富贵之家，转入贫寒之室；由诗书之境，跌入桑麻之地。其感受与体验丰而且深，真是一言难尽。继之，作者大学毕业后又南下北上，东突西进，神州者，足迹几近踏遍。可谓所历者广，所见者众，所感者厚。除却历史的原因，仅就作者对世界、人生的观察而言，大有：“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之大观以助吾气”<sup>②</sup>之势。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万事万物的厚爱与关注，是非常鲜明、非常突出的。这是他的第一种人文品格。在他身上似乎存在着敏锐的第三只眼睛，它在随时随地提醒着他、观察着他、记录着他。还有那些与他一切相关的人物、事件、景色、物象。于是他获取了那么多素材，积累了那么多感受。其中有些素材，如当时领导、师长们的题词、题诗，同学朋友之间的赠诗、答文、往来信笺，事隔多年，本人早已忘却，但在此集中却有极清晰的记载。尤其是有些著名学者，如张志岳教授、游寿教授等等，他们的题诗、题词，在本集都得到了较好保存，不意间，又成了一种珍贵史料。这第三只眼睛就是他对万

① 何满子：《未来史家对鲁迅的评价将比今人更高》，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12月8日。

② [宋]马存：《赠盖邦式序》，见《历代文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63年12月版，下册，第125页。

事万物普遍关注的精神和宽厚的仁爱意识。这种精神与意识，不仅于文人有价值、有意义，就是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真真实实的人也是极有人学意义的。因为人，毕竟是人啊。

循声望去，是一个穿着褪色的红格衣服，头上扎着两个小角的小女孩；她正动情地唱着，是那样深沉。舞台上最好的演员，也没有她的表情。小女孩满眼游动着晶莹硕大的泪珠，一粒粒在眼下滚碎……“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此时，她已是一个泪人了。在泪光中我端详着她，团脸，黑黑的眼睛。我忍不住凑上前去抓住她的小手；她破涕为笑了，像一朵带露的花。还想和她说些什么，可没有来得及。命运常常只给一次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到了天津换乘小火轮时，也没有见到她。（第一辑《我和一支歌，一个小女孩》）

这里作者写的一九四七年夏，从吴淞口出海北行，在轮船上的情形。这仅仅是一个细节，但通过这个细节，人们可以看到：作者对祖国、对人生、对前途是那样牵挂与关爱，对不知名的小女孩是那样同情与关心。而其实，他也是一个不足十岁的孩子啊。仅此一斑，可见作者对万事万物的关注与厚爱了。

也就是在这种极丰富的人生阅历中，极深刻的人生感悟中，秭援学兄又表现出了第二种人文品格：即对人情物理的强烈追求与探索。从散文中可以读出，他对山川原野、日月星辰、风花雪月、地方风貌、民族风姿、节日景观、杂耍百戏、市井风情、街衢建筑，更还有人物事件、科学技术、亲情、友情、师生情等等等，都怀着一种探究心态、追求精神。他喜欢去接触、乐意去逼近，并且务求弄清其底蕴和奥秘。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于探讨真理。”在秭援的散文中就时时透出这种可贵的天职，这种追求的矢志。《红楼梦》云：“世

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秭援能诗能文，情感饱满，挥洒自如，想必得益于这种追求品格。也就是在这种追求中，深蕴着他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生命、热爱万物的气质。

正如他自己所说：

那些永远流去的岁月，永远飘去的往事，永远失去的亲人，那些不泯的感知，驻心的铭刻，沉重的依恋，在心灵深处绰绰作美，隐隐作痛。然而，不管我经历了怎样的磨砺，我始终礼赞人生，礼赞生命，因为生命是一个美丽的过程。（《后记》）

也同样是在这个过程中，秭援学兄在自己的散文中还表现出了第三种人文品格，这就是对宇宙存在的衷心的感谢。提出这个问题，或许有人感到可笑。他们会说，难道我们活着，还要去感谢那片原野、那群黄羊、那片森林，那块石头，那条马路，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吗？是的，应该感谢，而且还要怀着敬畏的心情。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若没有这个“自然”，也就没有我们自身。秭援学兄不会不读达尔文，不会不读马克思、恩格斯，不会不读那些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与社会学家们的著述。他深深懂得，一个个体与整个宇宙、整个人类社会的深层关系。我们的古人早就揭示了“天人合一”的道理，而那还仅仅是朴素的“天人合一”，还不是现代的“天人合一”。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对人与整个宇宙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看待得更为和谐统一。有人指出：“人与自然之关系不仅应该是认识关系，欲求关系，而且还应该有情感关系。”“而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逻辑层次中，认识之维和欲求之维处于同一层面，而情感之维高于认识之维和欲求之维，并且正是因为这种情感之维的高地位，宣告了认识之维和欲求之维所支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破产，

同时又从根本上维护了人的自由、尊严、人格以及人的中心地位。”<sup>①</sup>人与自然的关系尚且如此，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不是更应如此吗？根于此，秭归对自己的亲人、友人、老师、同学、同事、上级、下级，甚至陌生人，只要和自己有所接触、有所交往，不管其知名不知名，都是尊敬和相助的。更不待说那些帮助过自己、支持过自己、提携过自己的人了。翻开他的散文集，其中有许多篇什就是衷心感谢对他有所帮助的人的文章的。这里面有祖国、有党、有政府、有老师、有同学、有朋友、有前辈、有后辈，还有他的祖母、父母亲、妻子以及女儿等等等。秭归在内心永远铭记：自己之所以有今天，正是他们所深情赐予的啊！他自己又有什么理由不时时刻刻怀着感激之情呢！读着那些发自肺腑的深情的感恩戴德的文章，即使顽石般冷酷的心，也会被溶化得暖如春水。他在回忆起自己的老师时，深情地写道：

春节过后，我同两位老同学淑琛和成远去看望我们的老师。江老师非常高兴我们的到来。她说话还像当年站在讲台上那样从容不迫，极有情致地娓娓道来。见到她我立刻浮现了三十多年前上课时的情景。她讲授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以她独具的深沉和热诚，以高尚的理性，把那么多的英雄形象带进了我们的生活：卓娅、舒拉、马特洛索夫、古丽雅、奥列格、邬丽雅……那时，我们还是不足二十岁的青年，渴望为祖国建功立业，创造英雄业绩，这些英雄的名字和事迹使我们刻骨铭心。还清楚地记得，江老师讲到马特洛索夫高大的身影扑向枪眼前的情形，……她的眼里闪着泪光；这泪光，一直照进我们的心灵深处。（第四辑《铭记老师》）

<sup>①</sup> 赵红梅《人与自然关系新论》，见《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他在这里描绘的是江永絮教授那可敬的师表形象。江老师有独具的人格特质和教学魅力，值得她的学生们永远感念。而秭援的这种拳拳之笔触与殷殷胸襟，则恰恰表达了学生们对师者的永志之情。“人与地球的关系必须是感恩关系”。“一旦这种感恩关系普遍确立了，人类便宣告成熟了一半。又如果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与国的关系不再是仇恨，而是互助、友爱，那么，人类的另一半也成熟了。”“这两个成熟，正是二十一世纪两个最大课题。它们不是科学技术的问题，而属于人文精神的范畴。”<sup>①</sup>秭援的散文，正是在揭示这种“范畴”。

美国著名思想家 H·T·D·罗斯特有一本著作叫《黄金法则》<sup>②</sup>。所谓“黄金法则”是指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在有人群的地方普遍存在着一种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相互爱护、相互恩泽的思想意识。这是作者在考察了各国民情和世界上十二个著名宗教的教旨基础上归纳提炼出来的。它对人类有着极重要的意义，是人类共同的优秀品质。而秭援的散文中所透露出来的这种人文精神品格，恰恰就是“黄金法则”意识的一种具体体现。

## 二

秭援的诗，情感是浓烈的；他的文，其情感也同样是浓烈的。

但是，这种情感又绝不是无缘无故得来的。这是他在现实生活中苦苦品尝与体验诸多善恶的世事之后所酝酿出来，又是经过提炼、升华、沉淀最终凝成的。恰如一种名酒，不但经过了精心酿制，而且在制成之后，又经过了考究的窖存。这样的酒，其味必然浓

<sup>①</sup> 赵鑫珊《人与地球》，见《文汇报》，2000年3月9日。

<sup>②</sup> [美]H·T·D·罗斯特：《黄金法则》，赵稀方译，华夏出版社出版，2000年1月北京第1版。

香清冽，其醇必然无比绵长。世界三大诗学体系的《印度味论诗学》认为：“味是诗的灵魂”，“没有味任何文学意义都不存在。”<sup>①</sup>，“味是指文学作品所包括的一种情感倾向”。<sup>②</sup> 秉援散文滋味浓烈，正体现了它醇美的“情感倾向”。

情感的形态如何？作为文学真髓的情感，也是可以剖析的。如色彩学上的红、黄、蓝三原色可调配成任何颜色一样，美的情感也有其三原色，这就是真实、强烈、深刻。这三原色完全可把情感的质度、量度、向度予以表达出来。这三色加以调配，人间的各种情感及其色彩概莫能外，因此又被称为“情感三维性原则”。有人指出：“怎样的情感才称得上是美的情感呢？从最基本的层次来衡量，作为诗美情感应该是真实的、强烈的、深刻的，也就是说，真实、强烈、深刻是诗美的情感三原色，也可以称为诗的美学情感的三维性原则。”<sup>③</sup> 秉援散文情感的三原色是既真、又纯、又正的。

真实。是指情感的质量好坏、真伪与优劣。庄子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sup>④</sup> 这就是说，情感的真实是由内心的精诚所决定的，而不是表面上装出来的。只有这种真实的内心存在，在神态上才有其外现。秉援的散文没有矫情，没有做作，纯真自然，流于内心。他总是先被外物所感，再经积淀和提炼，最后才物化为文章。其内情精，其外表诚，浸润文章，真挚自现。刘勰曾云：“为情而造文”而不是“为文而造情”，秉援之文是重情的积存，激情的喷发。如火山运行，乃是岩浆在地心贮存久，一有机会，寻地壳薄弱处喷射出来。冷凝后，人们看见的是岩石，而这岩石原是地心最炽烈的火。这里，用岩石比喻文章

<sup>①</sup> 倪培耕：《印度味论诗学》，漓江出版社出版，1997年10月版，第2页，第9页。

<sup>②</sup> 倪培耕：《印度味论诗学》，漓江出版社出版，1997年10月版，第2页，第9页。

<sup>③</sup> 李元洛：《诗美学》，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1987年1月版，第82页。

<sup>④</sup> 庄子：《渔父》，见《庄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7月版，第573页。

尚有不妥处。因为文章不比岩石可以冷却，它是烙上了生产者的“情感过程”的。于是，人们可以从文章直返作者内心的火。心情文情，心热文炽，便可相映相证了。

强烈。是指情感的量度大小、宽狭、多少而言的，亦即情感的强度。情感有了真，只说明其基础优良，先决条件好。而有了强度，才使这种情感具有了震撼力、穿透力。秭援的散文其情感表现在选材的震撼性和刻骨铭心上，以及创作时再度加深上。如前所述，《血热关河》可视为作者的“自传”。在作者所历的半个多世纪的生涯中，正赶上中国社会大变动时期。不仅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这样一些千古大事。更还有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倒台，改革开放等等等。在这广阔的背景上，可选可书者，何止区区二十万字呢。然而秭援仅选了那些他所历的最感人、最难忘的事件和人物。它们经久而不衰，在作者记忆中日久而益新。将这些写入文章，故尔，其情自然具有震撼力了。而文中的事件、人物、景色、物象也就有了一种感动人、震慑人的力量。

母爱是一个亘古的主题，儿女们对母爱的回报也是一个亘古的主题。当自己饱经风霜的母亲猝然病逝的时候，秭援给我们展示了那撕心裂肺的一幕：

凌晨，一下火车就迎上了海伦凛冽的北风。

心灵如焚还执拗地抱着一线希望熬煎在汽车站冰冷的候车室里。

下了汽车，探寻着征兆，急忙又怯怯地向家奔去，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座小房……

迈过一道壕沟，迎面来了老者，小心翼翼地打听信息，总希望还能见上一面……

“昨天已经出去了……”天哪！眼前一片昏黑。天地已经旋转起来了。泪水猝然夺眶而出，四脚瘫软了。

不知是怎样拉开了门，见我们来了，父亲号啕大哭，  
我们一阵痛哭。

把药齐摊在炕上了。

可是全没用了。

十一时二十分就不行了……

接着电话，两个小时就是插翅也飞不来啊！

举目全是母亲经手的一切，给她孙女小禹小为没有  
做完的棉鞋……

没有了母亲，第一次感到这样孤单、凄凉。

屋内后壁皆霜，我的心完全僵了。（第二辑《母亲的  
爱》）

这里，作者向我们传达的情感，真实、可信自不必说，而它的强  
烈与震撼则是一读便知的。对母亲的深爱，对母亲的永生感激，对  
母亲病危时急切盼归的心情，以及赶到家中却终未见上一面的痛  
苦、悲凉心境，都历历在目地展现出来了。其情也切，其意也怆，其  
力也雄。仅此一例，可窥秭援文之“情感三原色”的状态。

深刻。深刻是指情感的向度，即它所表现出来的深浅、纵横和  
立体化程度。只有情感具备了深刻的属性，它才能更具理性，更有  
说服力量，更令人折服，于是情与理得到了完美结合。在一般人看  
来，情与理是不相容的，是互相冲突与矛盾的。其实不然，在“情感  
论”看来，真正的情是由理产生的。因此，情中自然含了理，只是这  
理被情掩盖罢了。有一个公式很有趣：

情景→评价→情绪①

情绪中自然包含了情感，它的出现，是在主体有了评价后才表  
现出来的。这个“评价”，实质上就是理。这样，我们便清楚了：是在

① 此公式为美国心理学家阿诺德提出，转见曹日昌《普通心理学》下册，第65页。

情景的作用下，人们先有了理（评价），最后才表现为情的。这就是情中含理的根本原因。于是，深刻之情，必蕴深刻之理，也就不难理解了。秭援散文情感的深刻是表现在种种世事的磨砺上，对世态人情的深入体察上和对文艺学、美学的吸纳上。事写的是平凡的，人叙的是普通的，文读来似乎是淡淡的，但是内中却含了他对世界和人生的深刻理解，对世态事理的深层剖析，而其情必然是强烈的。好像是一杯凉酒，表面上温度低，但落肚之后，那凉酒不久就会变成令血液速涌的热能了。

在中国诗学里，“诗言志”是重要一派。看来我们的祖先是很懂得“情感逻辑”的，用诗言志，就是用情明理。秭援学兄之文，其情也真实、强烈、深刻。其实正是他用自己的真情、烈情、深情来对整个宇宙与人生做出的理性评价。

### 三

秭援是蹚过大学中文系这条斑斓之河的人。在这条河里，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经典的文学作品应是他的必读之书。对从古希腊罗马到今天的欧美文学，对中国从原始神话、风骚诗统到现当代的所有文学作品，他都按部就班地学习过。那些经典精华，现代派瑰宝他也一定鉴赏与吸收过。读大学时，他爱上了诗歌，每日与歌德、普希金、闻一多、郭小川们相伴，并狂热地投入创作。他后来的三本诗集，基本上就是在这时写就的。仅仅是文革之灾，才使这些诗作湮于尘埃，直到一九九一年春才被偶然发掘出来。大学毕业后，他仍笔耕不辍，与文学似有一种生死之缘。因而，他也经历了难以言说的创作艰辛与极度幸福。一般来说，作家的艺术个性是与他的学养和个人经历密不可分的。在学习和吸收了这丰富的文学营养与经历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炼狱之后，秭援所形成的艺术个性是什么呢？答曰：他的艺术个性是平实、质朴与细腻的。这样分析你一定

会感到奇怪，或曰：读中文系所得的那些文采呢，没有吸收吗？我说不！特殊来说，秭援的这种艺术个性又是与他的佛性人格、纯朴人生观和不懈探求精神相联系的。也就是说，并非是所有读过中文系而又喜欢搞文学创作的人都会形成统一的艺术个性。小说家路遥读过中文系，诗人李琦读过中文系，他们的艺术个性相同吗？当然要抛开小说与诗的不同。同就诗而论，李琦与马合省是同期读过同一个中文系的，后来他们又同时成了诗人。但他们的诗风却是前者婉而凉，后者悲而壮，则是更有力的证明。就秭援来讲，惟其具有佛性人格，在艺术构思上才是平实的，惟其具备纯朴的人生观，在语言运用上才是质朴的，惟其有着不懈追求精神，在手法上才是细腻的。当然，平实、质朴、细腻又是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的。阐述时可以分开，理解时应该合一。它们共同组成了秭援在《血热关河》中展现的艺术个性。

古人云：文者，纹也；章者，亦纹也。是说凡文章都是对现实生活素材的剪裁运化而成的，具有文饰的性质，这应是为文的常识。秭援的文也是如此。但他在构思与创作的过程中，总是遵循着一条重要原则：不追求浮华与繁复，而渴望平易与纯朴。对素材的选择、剪裁、运用，对文章的构思，技巧的操作，总是实实在在、纯朴无华，绝不装腔作势，故弄玄虚。给人一种亲切感。清人刘熙载云：“有仰视之文，有俯视之文，有平视之文。”<sup>①</sup>秭援写的是“平视”之文。于是既是文饰的，又是平实的，是文饰与平实的巧妙结合。“大巧若拙”正在于此。这种文品的人格依据，不是别的，正是佛性的积极主张为人生，强调有所作为，勤奋不息，而在个人索取上又清淡寡欲、不事奢华的品质。王充说：“养实者不育华，调行者不饰辞。”<sup>②</sup>此之谓也。当然，我这样评价他的散文，无意说他是佛徒。抛开宗教意识，窃以为这是一种美好的品格，是一种很高的境界，绝

① [清]刘熙载：《艺概·文概》

② [汉]王充：《论衡·自纪》。